



内心之声
地精之道

作者： ANDREW ROBINSON

故事

ANDREW ROBINSON

插图

OGNJEN SPORIN

编辑

CHLOE FRABONI, ERIC GERON

剧情顾问

COURTNEY CHAVEZ, SEAN COPELAND

创意顾问

STEVE AGUILAR, ELY CANON, STEVE DANUSER,
MARK KELADA, CHRIS METZEN, JUSTIN PARKER,
KOREY REGAN

制作

BRIANNE MESSINA, AMBER PROUE-THIBODEAU,
CARLOS RENTA

设计

JESSICA RODRIGUEZ, COREY PETERSCHMIDT



© 2024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和Blizzard Entertainment
标志是暴雪娱乐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蒙特·加兹鲁维站在矿井南区的一个平台上，眺望着广阔的采矿作业区，不禁叹了口气。这已经是他本周的第五次“实地考察”了，几个月来他似乎一直在马不停蹄，视察着地精不尽如人意的的工作条件。而这一次很有可能是最糟糕的，尽管马林·诺格弗格——加兹鲁维此行的东道主兼向导——表现得好像这一切都是如此正大光明。

诺格弗格向加兹鲁维挥手示意，在烟雾缭绕的空气和腐臭潮湿的空间里，他穿着一身奇迹般未受污染的全白衣服，显得格格不入。很明显，他是最近接手的这个项目。“这里！”他叫道。然后他转身要他的保镖帮忙。“两班倒的是……什么来着……”

“长壁采矿机？”加兹鲁维补充道。

诺格弗格咧嘴一笑。“没错，说的对。碎石机3000型。真是台漂亮的机器，是吧？”他向下指了指巨大的矿井，那是一台蒸汽驱动的庞然大物，脸上挂着更加灿烂的笑容。它那可怕的金属尖齿无情地啃咬着基岩，只为开采铁矿脉，而这正是整个行动的命脉所在。

“你得趴在栏杆上才能看清楚，除非你想亲自下去近距离观察。”诺格弗格补充道，他向加兹鲁维招了招手，示意他到平台上去。

加兹鲁维走近栏杆，挥手让他的兽人保镖先退下。加兹鲁维不像某些地精——似乎也包括诺格弗格——他没有恐高症。

当采矿机把磨碎的矿石运到地面时，加兹鲁维靠在栏杆上，看着工人们——大部分是地精，还有一些兽人——操作着配有蒸汽铲的行走式机械，把矿石装进矿车，再由矿车运往加工厂。一些工人的四肢缠着绷带，可能是因为路上四处散落的废弃机械部件而受了伤，还有一些工人一边用脏兮兮的抹布捂着嘴，一边发出湿漉漉的咳嗽声。

诺格弗格给了加兹鲁维一个不安的微笑，又点了点头，好像在说：“还不错吧？”

加兹鲁维回头向下看了一眼，只见一段栏杆从结合处脱落，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摇晃着飞了出去。加兹鲁维和致命的坠落之间只有一线距离。

瓦坎伸出一只粗壮的手抓住他的衣领，拖着他迅速向后退去，他摇晃了好一会儿才恢复平衡。

加兹鲁维狠狠地瞪了一眼诺格弗格，尖尖的耳朵都僵硬了。难道诺格弗格是故意的？要搞出某种意外事故？作为锈水财阀的新晋领袖以及地精在部落中的代表，他知道自己有敌人。但老实说，他没想到有人会这么快就企图谋害他，更没想到会如此草率！

加兹鲁维眯起眼睛。“听着，诺格弗格，我不清楚你自以为对我有多了解，但我可没那么容易死。”

说到这里，瓦坎站到了加兹鲁维和矿场老板之间，皱起了眉头。“哇哦，哇哦，哇哦，贸易亲王！听我说，我可是诺格弗格。我绝不会做出这种事。实际上我和你一样震惊！”

不管怎么说，他的脸色确实如死一般的惨绿——也不知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杀人计划失败了，还是因为他真的被吓了一跳，加兹鲁维也拿不准。“相信我，”他边说边调查平台，“这只是一起意外。我向你保证，我肯定会好好惩罚搭建平台的那帮家伙！”

瓦坎朝诺格弗格走了一步，一边发出低沉的咕噜声，一边捏得指关节劈啪作响，但加兹鲁维伸出一只手，挡住了这位兽人。他没有理由要相信诺格弗格——事实上，此时此刻，他深知自己不能相信诺格弗格——但他确实能看出，至少这位热砂财阀的首领和他一样不安。

诺格弗格在参观之前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他根本不希望加兹鲁维来这里；在翻阅财务报表时，他一直在请加兹鲁维喝酒，而加兹鲁维深知诺格弗格在毒药和药剂方面的名声，所以一再拒绝。在加兹鲁维的一再坚持下，他才勉为其难地安排了一次简短的工作考察，并喋喋不休地说自己当天能留在这里的时间很有限，毕竟还要管理另一座城市。最终，加兹鲁维不得不动用部落的权力，迫使诺格弗格就范。

加兹鲁维见的多了，一眼就确定这个平台是最近几天才匆忙搭建起来的。他牙关紧咬。“我一直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他对瓦坎低声说道。“我们的族人向来聪明，但不够沉稳。有天才的创意，但执行力会有偏差。我们可以解决棘手的物流问题，但往往由于不注重细节和质量控制，导致我们的艰辛努力付诸东流。”

兽人双臂交叉，咕啾着表示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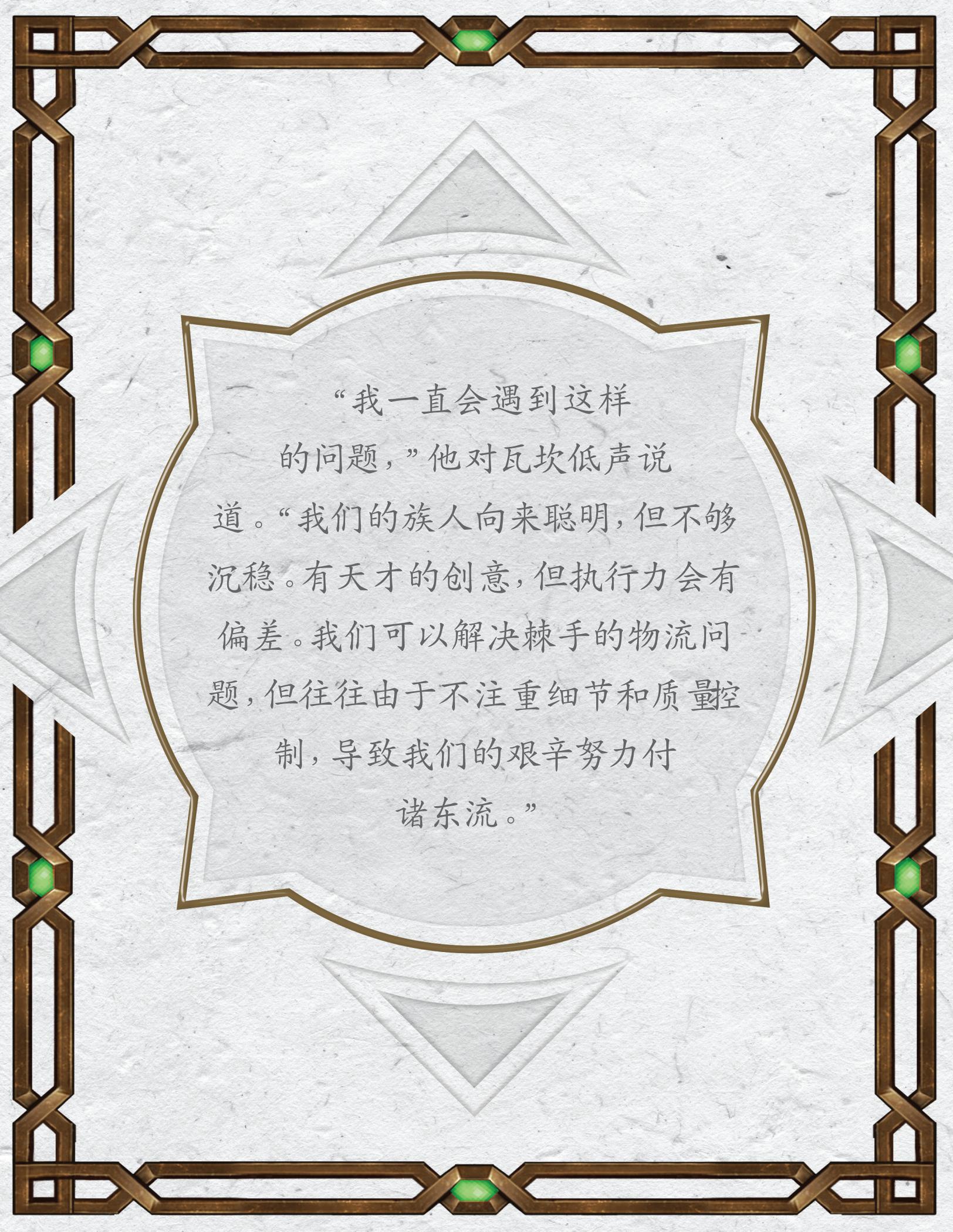
自从锈水财阀前“领袖”加斯特·加里维克斯失踪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加兹鲁维不遗余力地激励财阀的成员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并说服其他人也这样做。他会提拔那些注重细节、愿意多拧一圈螺栓、切割前会测量两次的人才。他给员工的工资比其他人都高，结果不言而喻。他名声在外，他总能完成任务，从未让人失望。

他看了一眼诺格弗格。“目前我愿意相信你刚才不是想除掉我。至少暂时如此。那……带路吧。”

诺格弗格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冶炼和采矿项目就在前面，下一个工作区。”

他们踩着油渍斑斑的水坑，向远处的空地走去。

“就因为这种事……”加兹鲁维边说边用手一挥，示意整个矿区。“许多部落的成员并不尊重地精。”



“我一直会遇到这样
的问题，”他对瓦坎低声说
道。“我们的族人向来聪明，但不够
沉稳。有天才的创意，但执行力会有
偏差。我们可以解决棘手的物流问
题，但往往由于不注重细节和质量控
制，导致我们的艰辛努力付
诸东流。”

诺格弗格眨了眨发光的灰色眼睛。

加兹鲁维躲在了一根下垂的支撑梁下。“有些人认为我们并不可靠”——他回头指了指那排破损的栏杆——“贪婪”——他用犀利的眼神盯着诺格弗格——“而且不懂尊重。你觉得这样的评价准确吗？”

老实说，这样的偏见一直深深地困扰着加兹鲁维。但是，在扭转部落的看法之前，他首先要改变地精对彼此的看法。这座矿井只是更大问题的一个缩影：赶工、偷工减料、维护不善、工人过度劳累，管理层一边笑得合不拢嘴，一边榨取着丰厚的油水。

诺格弗格发出一声苦笑。“说的像他们的手就多干净似的。”他嗤之以鼻。“反正我们自己干就好得很。大多数地精甚至都没加入部落——或者联盟。因为他们很看重独立性。”

他们走近一间宽敞房间的末端时，诺格弗格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论

事情进展得多么顺利，大吹大擂自己的管理能力。“告诉你，工程师一直干着……工程的活儿。我们有爆破专家干爆破。我们有钻工、搬运工、挖掘工和司机。”我已经开始了日夜轮班，活儿没干完谁也别想走。”他大笑起来。“除非工资不想要了！”

加兹鲁维点点头，打量着矿工们。监工们干得热火朝天，用着牛角号大声威胁工人，而加兹鲁维看得出，工人的步子表明他们已经劳累过度。四处都有倚着铲子休息的挖矿工。加兹鲁维是他那一代最为出色的工程师之一，他看出了蒸汽采矿机出现了运行异常的迹象。他能听到活塞打不着火的声音；他能看到并闻到刺鼻的烟味，这告诉他发动机燃烧的机油已经超出了正常量。一阵嘎吱嘎吱的响声表明，碎石机需要尽快修理。他在整个矿洞中都能看到同样的问题。这里充满了致命的机器，以及……更多致命的机器。

加兹鲁维沿着碎石崩塌的斜坡而下，他走近一个矿工，只见后者正用手推车把地面上的矿石运进一辆小车里，不远处还有一台火箭动力的钻头闲置着，正在往泥土里滴着某种散发着有毒气味的胶状物。

工人不小心把矿石撒了出来，破口大骂。

“嘿，伙计。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矿工用发黑的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然后靠在铲子上休息。“呃，老实说吧——”他刚开口就看到诺格弗格正俯视着他，便立刻闭了嘴。

诺格弗格小心翼翼地板着脸。“说啊……”

“我叫斯普利特·火花。”矿工龇牙咧嘴地说道。“先生。”他又赶忙补充道。

“斯普利特·火花，没错。告诉加兹鲁维先生，下面情况怎么样？”工人瞥了一眼监工，只见监工板着脸，发出了明确无误的警告。

“呃……感觉……好极了！就像诺格弗格先生一样！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更幸福了。我们的矿石搬运技术无人能及。所以……”他指了指手推车。“我得继续工作了。活儿还得有人干。”他又忙着收拾打翻的矿石了。

加兹鲁维指了指一桶水。“你确定不要休息一会儿吗？喝点水？”斯普利特·火花擦了擦满是汗水的眉毛，无意中露出了手上严重的水泡。“噢……不用，我昨天喝过水了，谢谢。”

诺格弗格微笑着向加兹鲁维招招手，示意他离开。“看到没？一切安好。这里有快乐的矿工、快乐的工程师、快乐的司机、快乐的钻头、快乐的客户。我的项目可干净了！”

加兹鲁维瞥了一眼瓦坎，后者刚刚发出了一声响亮的鼻息，表示了不满和厌恶。“听着，弗格——”

“诺格弗格——”

“呃，随便吧。”

“随便吧？！看来确实有地精不懂得尊重了。你似乎忘了，我可是热砂财阀的领袖，加兹。”

加兹鲁维笑出了声。“而你似乎忘了，我是锈水财阀的贸易亲王。结果你当着我的面扯谎——你难道就是这么打交道的吗？”

诺格弗格气急败坏，他的保镖们开始抽出警棍，但诺格弗格挥手示意他们停下。“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他说道。

加兹鲁维爬上残垣断壁的小山，与他会合。“我们再继续看看吧？”

诺格弗格顿时火了。“恕我直言，”他咆哮道，“我真没想到你会在这里待这么久，而且我在加基森还有开会之类的事情，所以——”

“我们只管这里。”加兹鲁维笑着向他保证，示意他继续带路。“恕我直言，你肯定不会让加基森变成这个鬼样子吧？”

诺格弗格一边嘟囔着，一边领着加兹鲁维继续往矿井里走，两人的保镖则尾随其后，保持着一定距离。

“我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我不买账。”加兹鲁维爬过一根坍塌的管道时说道。“我看到的是你的工人工作过度，薪水过低。你的工程师和修补匠也失去了动力。你的机器也没有得到妥善的维护。这样是很危险的。”

诺格弗格正要抗议。

加兹鲁维竖起一根手指，然后又指了指他们离开采矿机的地方。“我能听到碎石机上的螺栓在嘎吱作响。所以，再怎么往好处理解，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人对药剂什么的很在行，甚至还当过很长时间的市长，但他可能对采矿一窍不通，而对‘利润至上’的理解又有点太深刻了。”

诺格弗格嗤之以鼻。“利润为王！维护什么的，根本没人在乎。他们只在乎结果！”

加兹鲁维抓起了附近一个工人的手，那手上露出了跟斯普利特·火花一样的伤口。虽然绑着绷带，但依然看得出伤口很瘆人。“不做维护，也会影响结果的——人和机器都是一样。如果工程师的手伤成这样，又怎么拿得动扳手呢？”

“当然，我们是有很多工人请病假，不过任何工作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诺格弗格反驳道。

加兹鲁维用鼻子深深地吸了口气，立刻感觉到鼻孔里有了油烟的杂质。

再怎么往好处
理解,也可以得出这样
的结论:这人对药剂什么的很在
行,甚至还当过很长时间的市长,但他可能
对采矿一窍不通,而对‘利润至上’的理
解又有点太深刻了。”

诺格弗格嗤之以鼻。“利润为王!维护什
么的,根本没人在乎。他们只在
乎结果!”

“还有排出来的废气。你也很清楚那玩意相当不妙吧。你用的是廉价燃料和变质油。你得用更干净的燃料，并且让通风系统更加畅通。另外，你觉得这样也算干净的衣服吗？别自欺欺人了，弗格诺弗。”

“我叫诺格弗格。马林·诺格弗格。”诺格弗格瞪了一眼。“而且我没说谎。我是干净的啊！因为大多数事情都不在我的监督范围内，所以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有事后推卸责任的权利。”

加兹鲁维瞪了回去。“这哪里是什么干净的采矿活动！干净的意思是不造成污染！”

诺格弗格瞪大了眼睛，赶忙抚平身上的纯白色西装，它已经变得越来越皱，上面还沾满了油腻腻的水珠。“噢，那确实不太干净。在这里采矿，总会散发出一种天然的……气体。这种事，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大家会对术语有一些令人困惑的误解。”

加兹鲁维做了个手势，示意让诺格弗格先走过一条吱吱作响的通道。诺格弗格犹豫了很久才答应，然后加兹鲁维也紧随其后。“听着，这件事并不只关系到你的利润。我们也许可以从部落那里接到更多工作——甚至可以搞来更多的人手。然而前提是，我们现在的采矿活动必须拿得出手。可是你的矿井往外狂喷毒雾，叫我怎么去跟那群萨满和德鲁伊谈呢？再说了，你这么胡闹，每天都有工人严重受伤，客户怎么可能觉得你可靠呢？”

“听好，你刚来不久，根本不知道我是怎么爬到现在这个位置的。你以为靠阴谋诡计当上市长很容易吗？你以为坐上热砂财阀的头把交椅很简单吗？你知道我手上抹了多少油？你知道我亲手做了多少药？”

加兹鲁维笑了起来。“那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在锈水的一路晋升和你没什么差别。而且你的对手和敌人似乎经常会神秘地消失啊。”

“只是传言。”诺格弗格纠正道。

加兹鲁维挑起了眉毛。“真的吗？”

“好吧，当然，我可能是最棒的炼金术士，”诺格弗格收回了之前的话，“我调配出了著名的药剂，偶尔还有毒——我是说其他东西。”

但这都不是关键！我的竞争对手可都是加里维克斯和风险投资公司那样的水平，现在我是这里的老板了，所以都是我说了算！我——还有其他很多地精——我们都相信，如果我不把事情做到这一步，我就会被取代——甚至更糟！再说，我可没看见有人逼着加里维克斯收拾他的烂摊子。也没人阻止风险投资公司。而到头来我却成了坏人？”

加兹鲁维沉默片刻。“我想你应该知道加里维克斯怎么样了。”

“我知道他跑路了。但是他跟热砂财阀，还有这片矿井，都没有任何关系。”

“你在加基森的时候和他打过交道吧？”

“没错，他是个混蛋。我恨他入骨，但我尊重他做生意的方式。”

“真的吗？大灾变期间卡亚罗山爆炸的时候，他夺走了别人所有的财产，让他们换取离开卡亚罗山的运输工具，然后他又剥削自己的族人，让他们在矿井里埋头苦干，这样你也尊重他吗？”

“没错，虽然很残酷，但那说明他专心追求利润啊。”

“所以这里也是一样？那你听我解释一下。使用维护不善的机器，让工人受伤或生病，这些都会影响到利润。得到短期的利润，遭受长期的损失。快去把你的工具修好，给员工送去健康和快乐。这是一种投资，而且是一种非常好的投资。”

“这和之前的做法不一样。加里维克斯——”

“他不是商人，而是骗子和罪犯。唯利是图并非好的经营之道。很多人都希望他滚蛋。连他的亲生母亲都曾企图暗杀过他！两次！他解决了很多问题，却把它们变成了更糟糕的问题。他完成了一些工作，但也破坏了更多的工作。我曾经问过他，这是否会让他感到不安，因为他在利用那些难民，也在剥削自己的族人。你知道他说什么吗？这就是地精之道！讲的就是供求！不服别干！”

诺格弗格耸了耸肩。“那确实就是地精之道，不是吗？”

“不，不是。那是加里维克斯之道。地精之道在于发明、创新、合作。这些都成本不菲，但它们能让所有地精都赚得盆满钵满，而不仅仅

“这和之前的做法不一样。加里维克斯——”

“他不是商人，而是骗子和罪犯。唯利是图并非好的经营之道。很多人都希望他滚蛋。连他的亲生母亲都曾企图暗杀过他！两次！他解决了很多问题，却把它们变成了更糟糕的问题。”

是少数人。”加兹鲁维说道。“我发誓你是在和我装糊涂。供求关系只是做事的一种方式。但我们不能再只考虑自己了。世界正在改变。”

“我经营矿井的方式没有任何问题，”诺格弗格抗议道。“也许日子是苦了点，但是我接管以后产量一路飙升。”

诺格弗格的态度让加兹鲁维想起了另一个他希望忘记的地精首领，因为他的遗产和加里维克斯的一样，都有各自的坏处。他们的伐木和采矿项目在整个艾泽拉斯都臭名昭著。因为滥砍乱伐森林和大肆开采矿石，已经给这片大地留下了荒芜的伤痕。而他们运营油井的方式充其量只是鲁莽行事。更不用说他们会与部落和联盟都不喜欢的势力进行武器交易了。

“听说过商业大亨拉兹敦克吗？”加兹鲁维问道。

当然。以前是风险投资公司的头儿。我们这个采矿行动就是参照他们搞的。”

果不其然，加兹鲁维暗忖。“拉兹敦克行为激进，”他说道，“但同样地，他没有考虑到自己行为的影响，结果自食恶果。他领导的风险投资公司在莫高雷、石爪山脉、库尔提拉斯、灰熊丘陵、索拉查盆地和荆棘谷肆意扩张。可结果呢，他们到哪里都是为了赚快钱，这惹恼了当地人，大家想方设法地反抗，让生意越来越难做。很快，所有人就对他们群起而攻之。可他们还是死不悔改。”

诺格弗格似乎动摇了。“市场就是这样的，对吧？生意就是生意。”加兹鲁维摇了摇头。“生意是个人的事。如果你毁了别人的家园，那就变成了私人恩怨——这可不利于生意。”

他们来到了一座闸门镇，这里有一排排的铁皮屋，而且都紧靠着闸门。闸门会将脏水引到碎石上形成泥浆，将矿石和废料分离开来。矿石又会被运往一座大型冶炼厂，熔化矿石并提炼成金属。情况比加兹鲁维预想的还要糟糕。昏暗的灯光闪烁不定，空气中弥漫着油腻和腐败的气息。他感觉眼睛有点发烫。

加兹鲁维喘着粗气。“这地方必须要通通风了！这空气——可不是

长久之计。”

“长久？”诺格弗格嗤之以鼻。“怎么，你改行当萨满了？”

加兹鲁维耸耸肩。“有比你优秀的人说得更难听。不过我很高兴你提到了这个。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得到了可靠消息，说元素们对这里发生的事情以及风险投资公司的所作所为颇为反感。我听说艾泽拉斯已经对我们失去耐心了，而你，加基森的市长、热砂财阀的领袖，还有这片矿井的负责人——自然要承担部分责任。”

诺格弗格哈哈大笑起来。

加兹鲁维已经看够了。他做了个手势，诺格弗格引路带他们回到了采矿机所在的洞穴，加兹鲁维在那里叫住了一个正在操作机器的地精。

“嘿，伙计！这机器已经出过多少次故障了？”

“这个星期？五次。”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那占用了你多少的生产时间？”

这位地精无奈地摊了摊手。

加兹鲁维又把怒火转向了诺格弗格。“说说吧，你的员工到底因为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受伤请了多少天病假？”

诺格弗格犹豫了一会儿。“呃……”

“你对采矿行动的了解，跟拉兹敦克差不多。他本以为自己会发大财，成为贸易亲王。结果呢？却被加里维克斯炸成了碎片。不要崇拜这种小丑，”加兹鲁维说道。“不要以他们为榜样。世上有更好的榜样。看看部落议会吧。”

诺格弗格皱起了眉头。“你到底是怎么能升到部落议会的，嗯？你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我和其他贸易亲王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不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用来供养我的。我是很久以前学到的，当你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往往能做的更好。”

诺格弗格看起来不太服气。“所以说——你来这里，是要告诉我做错了，还要把我直接铲除，解决问题？我这边累死累活，而你在那

里喝茶吃饼？”

“呃，我不太喜欢吃饼。听着，我知道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我指的是我们所有人——所有地精，而不是仅仅矿井，我们就会被甩在后面。我们要开始互相帮助，而不是把彼此视为竞争对手。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开始改变。”

诺格弗格后退了一步。他闪亮的小眼睛瞪得大大的，然后又皱起了眉头，气色不佳的脸上写满了怀疑。“现在我明白了！你拿下了锈水，没准还拿下了部分热砂，就算这样还不够，你甚至还在部落里安插了人，给你撑腰！你是想把我的矿井据为己有！我是求你帮忙的，结果你要喧宾夺主！你就和加里维克斯一样坏。实际上，你可比他坏多了！加里维克斯至少还肯老实承认自己不是个好东西！”

加兹鲁维叹了口气，捏了捏长长的鼻梁。“我不想要这片矿井。我不想当锈水财阀的领袖。我也不想当地精在部落的代表！老实跟你说，这压力可不小。”他惆怅地看着嗡嗡作响的采矿机。“我本来可以看着赛艇享清福的，”他自言自语道。

“那你为什么又当了昵？这里面哪个名头都会让许多地精想要杀了你全家。我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加兹鲁维猛地瞪了一眼诺格弗格，但这位矿井老板并不在意。

“结果你还两样都当了。”诺格弗格总结道。

“某个聪明人曾经说过，‘如果有人真的想成为一切的主宰，那决不能给他那份工作。’”加兹鲁维紧紧地盯着诺格弗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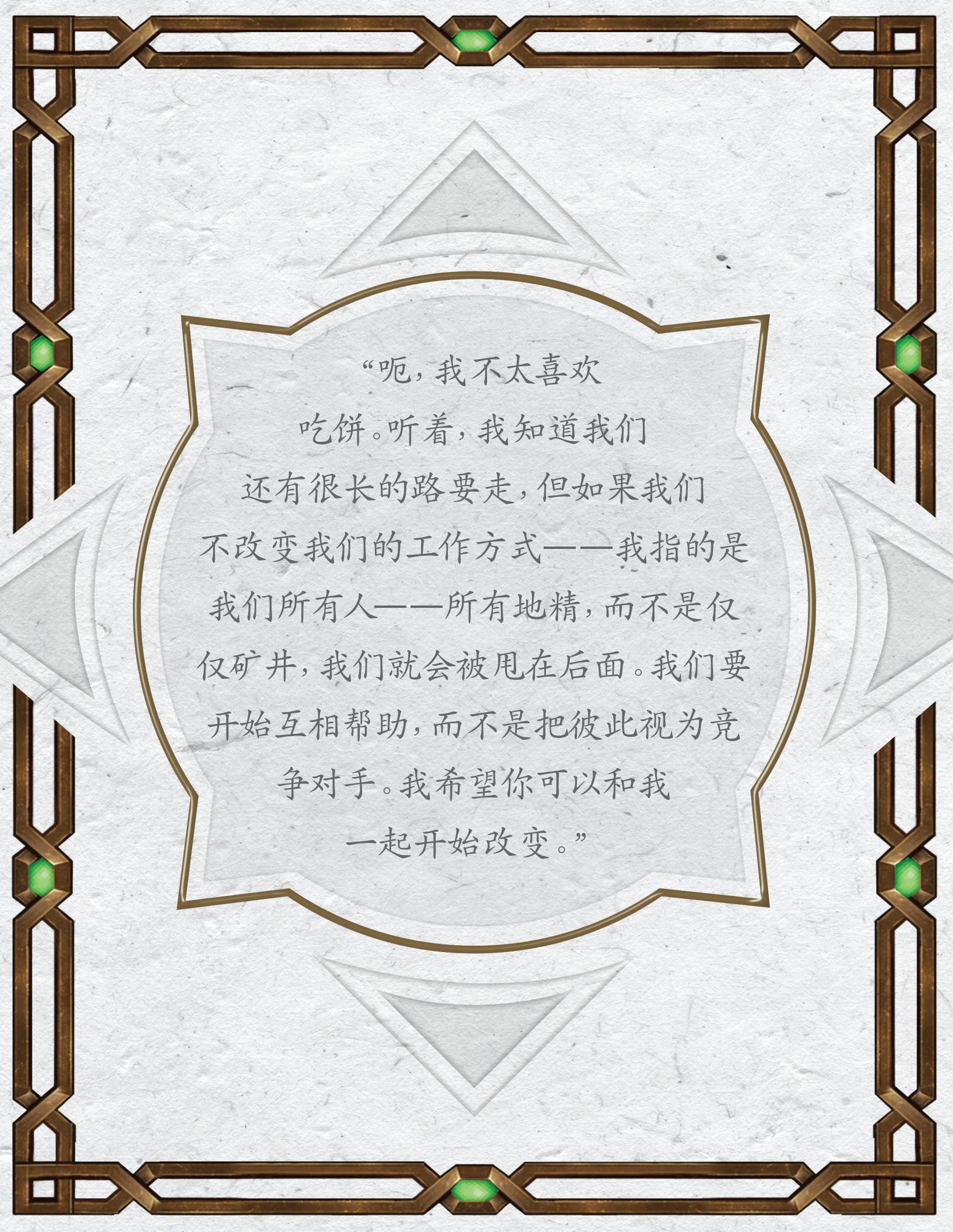
诺格弗格一脸羞愧。“因为他只是为了自己。”

加兹鲁维露出了微笑。“真是孺子可教啊。”

诺格弗格嗤之以鼻。“难道你不享受因此获得的权力嘛。”

“噢，不要误会，有权力肯定比无能为力强。如果我想比加里维克斯做的更大，那你想的没错。但我真的不感兴趣。就像我说的，权力更关乎责任。另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你想办成事儿，那就得找大忙人。”

“什么意思？”



“呃，我不太喜欢
吃饼。听着，我知道我们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我们
不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我指的是
我们所有人——所有地精，而不是仅
仅矿井，我们就会被甩在后面。我们要
开始互相帮助，而不是把彼此视为竞
争对手。我希望你可以和我
一起开始改变。”

议会选中我是因为知道我能把事办好。而且，”加兹鲁维补充道，“他们知道我是个说到做到的地精——对部落也很忠诚。”

“这很重要。我在部落里也有忠诚的朋友。”

“我俩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就连我也有段时间是在两边赚钱，并且有许多地精觉得金子就是金子。”

诺格弗格得意地笑了。“对啊，荣耀又不能当钱花吧？”

加兹鲁维转过了头。诺格弗格皱起眉头。“听着，我知道你说的这些东西很好，但是我这里的运营方式……就是这样啊。”

话音刚落，空气中就传来了机械摩擦的声音，紧接着便是一声爆炸。叫喊声此起彼伏。那台巨大采矿机的发动机冒着蒸汽，工人们把受伤的操作员抬到了安全地带。

诺格弗格之前还信誓旦旦，现在却避开了加兹鲁维的目光。“这样会耽误生产。嘿！”他向工人们吼叫道。“回去工作！来人把机器修好！”

修补匠和工程师们聚集在机器周围，而机器还在冒着烟。

“首席机械师受伤了，”一位工人叫道。

另外两名工人举起已经钝化和破损的工具，面面相觑。诺格弗格只能干瞪眼，无可奈何。

“不管你是什么人，诺格，”加兹鲁维敦促道，“你不是个傻瓜。我想，你也许能扭转这里的局面，而我可以帮你。但你必须要展现出合作的意愿，而且不只是对我，对别人也一样。”

诺格弗格不以为然。“我们整个系统的根基是竞争，不是合作。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最能适应环境、最聪明、最冷酷无情、最优秀的生意人才能活下来。这就是我们创新的方式！为什么你要尝试修理根本没坏的东西呢？”

“谁说没坏的。我这就告诉你为什么。这并不是地精之道。”

他们走向了爆炸的位置。保镖也跟随同行。当他们接近钻探现场时，工人们也看到他们来了，于是都让开了一条路。加兹鲁维听到了

喃喃低语，也知道工人们对他的出现感到困惑。没错，他们也困惑于诺格弗格来这里居然不是为了威胁亲们。

几名工程师围着打开的发动机罩，加兹鲁维向他们走去，诺格弗格也跟了过去。“好吧，出什么事了？”

一位年长的地精穿着油渍斑斑的工作服，瞪大了眼睛。“可别把裤子弄脏了——”他看到在和谁说话时立刻停了下来。“噢，诺格弗格先生，抱歉。呃……这家伙已经老了。我们一直在清洗过滤器，而不是去更换，过滤器已经被堵住了，然后震动也会造成损耗。我的意思是，我们一直在左右拧紧螺栓，最后螺纹都被磨没了，螺丝无法固定，垫圈也有点损坏，差速器就一直在打滑。”

“光修台机器就花了一大笔钱，可不能让它一直闲置。”诺格弗格向加兹鲁维说道。“我的客户还期望我能按时交货。这样会拖我后腿。”

“如果我能帮上点忙，那你也能帮我个忙吗？”加兹鲁维问道。诺格弗格一脸不悦，却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那我就试试看吧。”

加兹鲁维朝机器走了一步。“你是修补匠吧？叫什么名字？”

“奥利·喷火塞。您……您是加兹鲁维先生。”

“叫我蒙特就好。好了，喷火塞。你认识斯卡基特吗？以前是这里修补匠公会的领袖？他是我的手下。我记得他不止一次地表扬过你，奥利。”

喷火塞咧嘴一笑。“他是个好人。”然后他又露出了犹豫的神色。“容我冒昧地问一句……您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加兹鲁维指了指自己和诺格弗格——“是来帮忙的。”

奥利皱起了眉头。“呃，无意冒犯，不过这是个技术活儿，不适合……”他停顿了一下，想要找个不那么冒犯的词。“大人物。老板帮不上忙。老板只负责管。”

加兹鲁维笑了起来。“那看看我们能不能改变一下这种印象吧。”诺格弗格也算精明，为了不犯众怒，他不置可否地苦笑了一声。这一下弄得他的保镖和矿工们都惶惶不安。

不过加兹鲁维继续说道：“其实，奥利，我碰巧就是一位还不错的工程师。能给我们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吗？”

这位修补匠犹豫了一下，显然不习惯老板如此恭敬，然后又耸了耸肩，一只指了指发动机的方向。

话音刚落，加兹鲁维便脱掉外套，卷起袖子。他又指了指喷火塞的工具腰带。“我自己的忘带了，奥利。介意借用一下吗？”

“什么……你这是要做什么？”诺格弗格不满地哼唧着，把加兹鲁维拽到了一旁。

加兹鲁维站在那台坏掉的机器旁，弯下了腰。“你觉得呢？把这玩意儿修好啊。”

“你这是要我难堪啊。”

“真是见鬼了，诺格弗格。你不是说你是个好领导，做事麻利嘛，那就麻利点，让你的人来帮忙啊。”加兹鲁维停顿了一下，想出了一个点子。“啊，对了。你不是有把人变小的药剂……以及其他好用的玩意嘛。把你藏起来的药剂都拿出来，交给你的修补匠的工程师，让他们来帮我修好机器！”

诺格弗格目瞪口呆。“你说什么——给他们？免费给他们？”诺格弗格从嘴里挤出了几个字。“光是药剂的材料费——”

“格局。”加兹鲁维盯着这位矿井老板，只见后者咬紧牙关，纠结不已。

“行吧。”诺格弗格跺了一脚，转身离开。

过了半个小时，诺格弗格有些不情愿地带着一箱他的特制药剂回来了，并把它交给了一帮有些不情愿的机械师、工程师和修补匠，一起帮助加兹鲁维修理碎石机。他们开始了。

加兹鲁维忙得不亦乐乎；他在发动机的盖子下面解决机械故

“什么……你这是要做什么？”诺格弗格不满地哼唧着，把加兹鲁维拽到了一旁。加兹鲁维站在那台坏掉的机器旁，弯下了腰。“你觉得呢？把这玩意儿修好啊。”

“你这是要我难堪啊。”
“真是见鬼了，诺格弗格。你不是说你
是个好领导，做事麻利嘛，那就麻
利点，让你的人来帮忙啊。”

障，越来越多的工人试图弄清发生了什么事，可他都视而不见。

诺格弗格看看机器，又跺跺脚，四处张望。他走到奥利旁边。“喷火塞……受伤的工人——有多少？”

“四个，诺格弗格先生。”“告诉他们……”诺格弗格皱了皱眉头，“我可以在不负相关责任的前提下照顾他们。我是说医学上照顾他们。我有东西能治好他们的伤。”

奥利看着诺格弗格，好像他是在胡言乱语。奥利张嘴想要回复，但又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我……您……那……他们心里肯定会轻松许多。”

诺格弗格点了点头。

奥利笑得合不拢嘴。“我会转达的，先生！”

诺格弗格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对众人说道：“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不用担心。我们会尽快修好机器。所以，呃，今天你们就都休息吧。”工人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带薪的，”他边叹气便说道。人群发出了欢呼声，但大多数人并没有离开；毕竟，眼前这个情况，娱乐价值可不是一般的高。

加兹鲁维正在机器的下面修理发动机，在黑暗中露出了微笑。他的计划奏效了。“嘿，诺格弗格，”他叫道，“你想看看怎么修这些东西吗？”

诺格弗格走到他身边，弯下腰。“好啊。”他边说边探头看了看敞开的发动机，工匠们正围着加兹鲁维。“感激不尽。”

加兹鲁维笑了起来。也许这比他预计的还要管用。

修理团队给机器加了某种油脂溶液，更换了几个剥落的齿轮和损坏的螺栓和垫圈，还做了一些预防性维护。做完以后，加兹鲁维拧好了最后一颗螺丝，站起身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这样应该就行了。”他点点头，一位机械师拉动了一个开关。

机器开始隆隆作响，然后发出健康的呼啸声。

诺格弗格长舒了一口气。工人们略带震惊和惊讶地看着这一切，而那些在机器里帮忙维修的人员则互相庆贺——药剂的药效过去以后，他们又恢复了体型。

诺格弗格看着自己著名的药剂箱已经空空如也，下嘴唇撅得老高，又警惕地打量着加兹鲁维。“你是……认真的。你是想帮忙。而不是夺取。”

加兹鲁维点点头。“我就知道你不是傻瓜。不过你下次再有巡视工作，可得想想要不要穿白色的衣服了。”

诺格弗格有些泄气。“好吧，我承认我需要帮助。但你也知道，要改变可不容易。我能给工人更多薪水吗？也许可以加一点吧。”

能听到这话的几位工人向他投来责备的目光。

“医疗？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开个诊所之类的。维护，我有。不过我的修补匠人手不够，有的那几个还都没啥本事。”

他身后一个修补匠皱了皱眉头，嘟囔了一句脏话就径直离开了。加兹鲁维耸耸肩。“也许是他们被放在了错误的位置，因此没有向你表现出最好的一面。”

“也许你已经不记得了，尊贵的部落议员，”诺格弗格说道，“但我身边有人——他们可不喜欢利润空间被蚕食。如果我不行，他们就会找人取而代之。你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此外，如果我心软的事儿传出去，又会怎么样呢？”

“那你就正好有机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

诺格弗格的鼻孔都张大了。“我是认真的，加兹鲁维。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其他财阀和贸易亲王一直在寻找我的弱点，伺机而动——你也知道，他们会看到我做的这一切——也知道我们这样会花不少钱——接着就跑来把我斩草除根！”

加兹鲁维听进去了。“好吧，你说的有点道理。”“当然有道理了。”

那如果热砂能够获得锈水的支持，给你分担一点压力呢？两大财阀携手合作？这样你就有优势了。”

诺格弗格开始权衡这个提议——也在权衡这份信任。

“与此同时，”加兹鲁维补充道，“也许你可以把自己的炼金才华用在……毒药的反面。”

“什么，解毒剂吗？”

加兹鲁维哼了一声。“不是，天才。是治病的药。生命药水。灵丹妙药。”

噢，是哦。那我已经有一些计划了。你不会想让我白送吧？”

加兹鲁维双手交叉。“当然。不过我觉得这不是白送，而是一种投资。”

诺格弗格低声咒骂了一句。“事儿真多……不过好吧。行吧。”他忽然眼睛一亮。“不过这也是开辟新创收了！哈！那就随他们说我心软吧！”他看着加兹鲁维。“你不会想抽佣金吧……？”加兹鲁维笑了起来。“我可以给你免了。”

诺格弗格感激地点了点头。我……看来确实要感谢你来这里。”

加兹鲁维注视着诺格弗格。“谦逊是地精身上难得的品质。尤其是在老板身上。看来你并没有迷失方向。”

诺格弗格眯起眼睛。“我也不知道你是在夸我还是损我。”

加兹鲁维咂了咂嘴。“不请我喝一杯吗？顺便给我看看真的账本。”

诺格弗格皱起眉头。“你看穿了，嗯？”

加兹鲁维在诺格弗格精心布置的办公室里喝着荒芜之地威士忌。这座办公室就像一个空中花园，可以俯瞰这片采矿作业区。诺格弗格打开了账本——他向加兹鲁维保证，这本是真的——确实和加兹鲁维猜测的差不多。转嫁责任、再投资不足、压榨工人。自从加里维克斯掌权以来，这些就是地精大人物们的标准操作流程。事实上，不仅仅是诺格弗格在攫取利润——还有很多其

他地精老板也这么做，这意味着诺格弗格现在这种掀桌子的行为会很危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因为停工而损失更多。

“还有改进的空间。”

“你觉得我还需要做什么？”诺格弗格靠在扶手椅上。即使我完全按部就班去做，升级机器、出台各种安全规定、提高医疗水平、增加员工薪水，那我会很快陷入亏损。重建这个地方？那又要花一大笔钱，到时候影响的不止是我的利润了。也许部落里的情况不同，但其他地精，甚至贸易大王，都有人想要分一杯羹，而每个分到羹的人又都会想回到老路上去。”

加兹鲁维呷了口酒。

“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在部落的名声不错，毕竟他们交代的事儿我都能办好。”

诺格弗格用长长的指甲敲打着木桌。“即便你是两边赚钱。”

“而在某一刻，我意识到，金子虽然能买很多东西，但有些东西用金子去买就会变了味儿。总之，加尔鲁什被打败之后，我好像发生了某种变化。后来，我被找去收拾他在奥格瑞玛留下的烂摊子。你见过吗？”

诺格弗格摇了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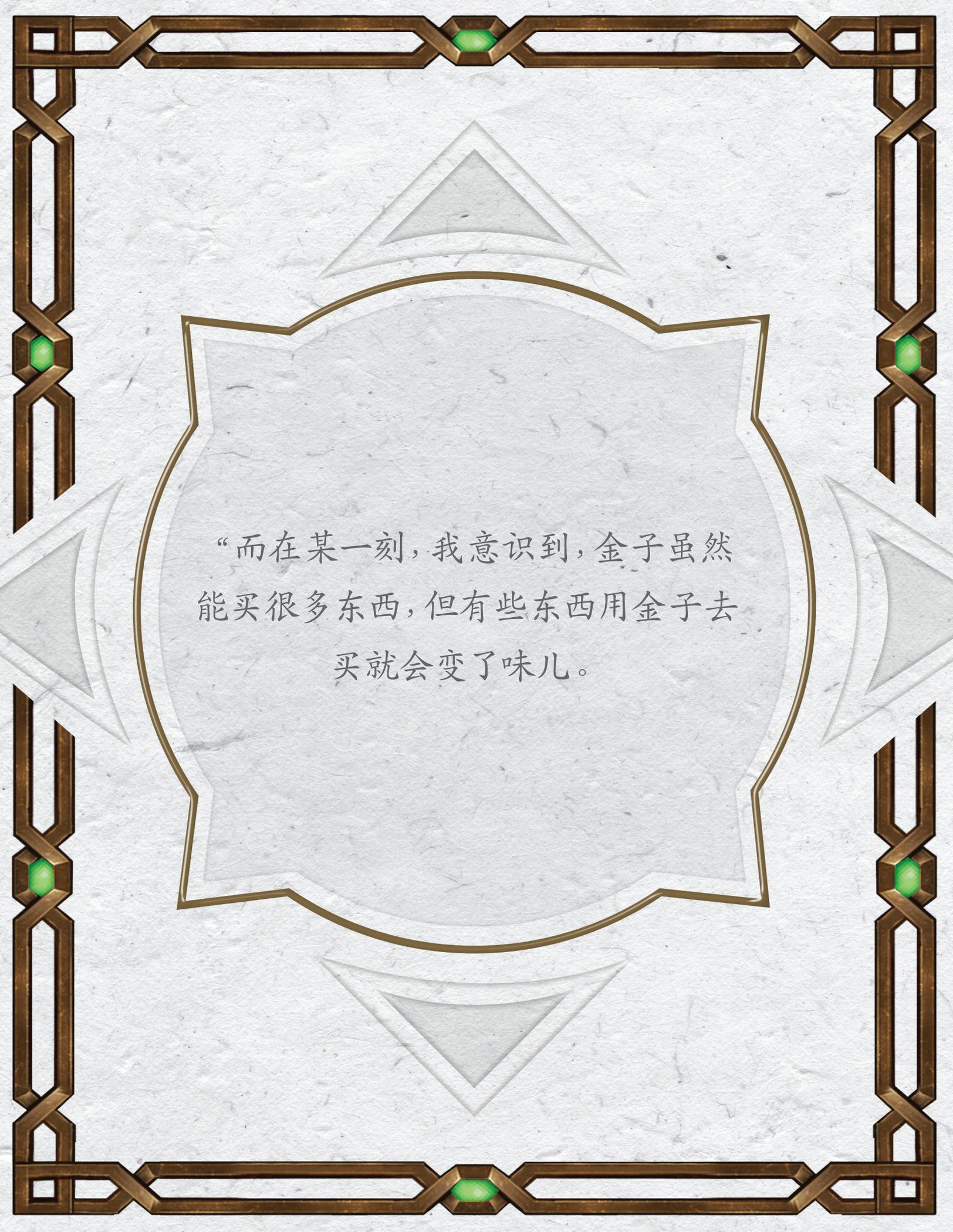
加兹鲁维继续说道：“在我为热砂建立棘齿城之前，我曾担任过那里的首席工程师。萨尔亲自指派我调查受损情况。你见过萨尔吧？”

“大酋长萨尔？”

“他已经不是大酋长了。”

诺格弗格龇牙咧嘴。“我从远处见过他一两次。”

“那家伙可太厉害了。虽然我不会告诉他这些，但我对他还是有点敬畏。我见过很多靠暴力和恐惧统治的首领，或者通过阴谋诡计操作对手和朋友，也见识过通过道德手腕进行统治的领袖，但是萨尔……他不一样。他……很体面。”



“而在某一刻，我意识到，金子虽然能买很多东西，但有些东西用金子去买就会变了味儿。

诺格弗格挑了挑浓浓的眉毛，满脸怀疑。“不说其它的，他用他最好的朋友的名字命名了这座城市。他用他爸爸的名字命名了一整块大陆。”

加兹鲁维陷入沉思。“好吧，有道理。不过万事万物总得有个什么名字吧。无论如何，萨尔本来想当多久的大酋长都可以。他可以统治部落，甚至统治世界。但是他似乎从没这么想过。他是那么……真诚。”

诺格弗格不耐烦地做了个手势。“所以他让你去奥格瑞玛，然后看了一圈……”

“那里当时真的是满目疮痍。虽然遭受了如此破坏，但我注意到萨尔还是能叫出大家的名字，和他们打招呼。有几百人。不知为什么，即使他们的地位远在他之下，本应被他忽略，他却依然知道那些人的名字。”

这个大块头身上散发的是……怜悯？同情？我也说不准那到底是什么，反正从来没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过。无论他走到哪里，那些人的家园、生活、一切都被彻底摧毁了。然而，他们都相信萨尔能帮助自己回归正轨。那份信任……我从没在我们的族人之间见到过。

“我们视察了暗巷区、银行、力量谷和一座飞艇塔，然后他问我重建这一切要花多少钱——而且要比原来更好。”加兹鲁维总结道。“那一刻我意识到他陷入了困境，他来找我是因为，嗯，我是最棒的，而且我以前也帮过忙，他信任我。”

“他已经任你摆布了。”

“这是一个角度。问题是，我想做的事情——混合材料、建造更坚固的建筑等等——这都意味着要有更多的劳动力、更多的机器、更高的运输成本等等。而且我还要盈利，我也得养活员工。所以，我向萨尔报了个价。你真该看看他当时的表情。”

“没成吗？”

“他……一脸困窘，表情严肃。但我和他解释了确实需要这么多，他也同意去说服部落。”

诺格弗格的牙齿闪了一下。“呵。真是傻瓜。”

加兹鲁维烦躁地揉了揉额头，说道：“关键是，他是真把我当成专业人士了。我报了价，尽管他很不高兴，但他并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反驳我。他向我展现出了尊重。他可是整个部落的领袖。”

“那还挺难得的。”

“这可是极其罕见的，我的朋友，但也是努力争取来的。”

“但起码你和你的手下干的活儿值他给的价。”

加兹鲁维凝视着诺格弗格。这家伙似乎比刚才更理解自己要传达的信息了。“我要告诉你一件我从没告诉过别人的事，”他凑近说道。

诺格弗格也往前凑了凑身子。

“这就是我说的格局。”加兹鲁维解释道“因为他尊重我，所以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要对得起他这份尊重。那一刻我明白了，萨尔愿意为他的人民做任何事情。我也要尽我所能，让我的族人把工作做到最好。那就是萨尔的做法。等你了解他，你就会也想达到他那样的标准。”

“不像加里维克斯。”

“呃，就像我之前说的，加里维克斯就是个反社会分子。他开出了更低的价格，但萨尔却选择了我。”

“那你是怎么做的？”

加兹鲁维晾了诺格弗格一会儿。“我给他降了价。”

诺格弗格盯着加兹鲁维，然后摇了摇头。

加兹鲁维笑了起来。“你真该看看他那时候的表情。”就好像没料到能遇到第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脑子里不是只想着臭钱的地精。”

“你是说你这份工作没赚钱？”

“噢，赚了。只是没原本那么多。关键在于，这让大酋长更加尊重我了——我猜，他还跟很多人说了这件事。我希望这是改变部落其他成员对我们看法的第一步，或许也是我们开始审视自己的第一步。”

他指了指修好的采矿机。“比如刚才的事故？我们在重建奥格瑞玛时也发生了一起事故。来自部落所有种族的成员纷纷

伸出援手，让重回正轨。所有人员和事务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看到这一切，我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也改变了我的愿望——有些东西比超过其他人更重要，而我愿意参与其中，”加兹鲁维继续说道。“我的所有员工都会告诉你，我们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更骄傲的是我们在为部落而战。”他向诺格弗格举杯示意。现在我想要和你分享。”

诺格弗格皱起眉头。“你想要我为自己是个地精而自豪？”

“我希望我们所有人”——加兹鲁维挥手示意所有地精——“都因自己身为地精而感到自豪。我希望我们能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也希望部落能为与我们合作而感到自豪！我希望我们可以展望未来，不再把彼此视为敌人，并且明白并非所有事情都是交易，或是零和游戏。”他靠在椅背上，抬起脚。“我们刚才在矿区做了什么？你没看出来差别吗？”

“有。没有，我不知道。什么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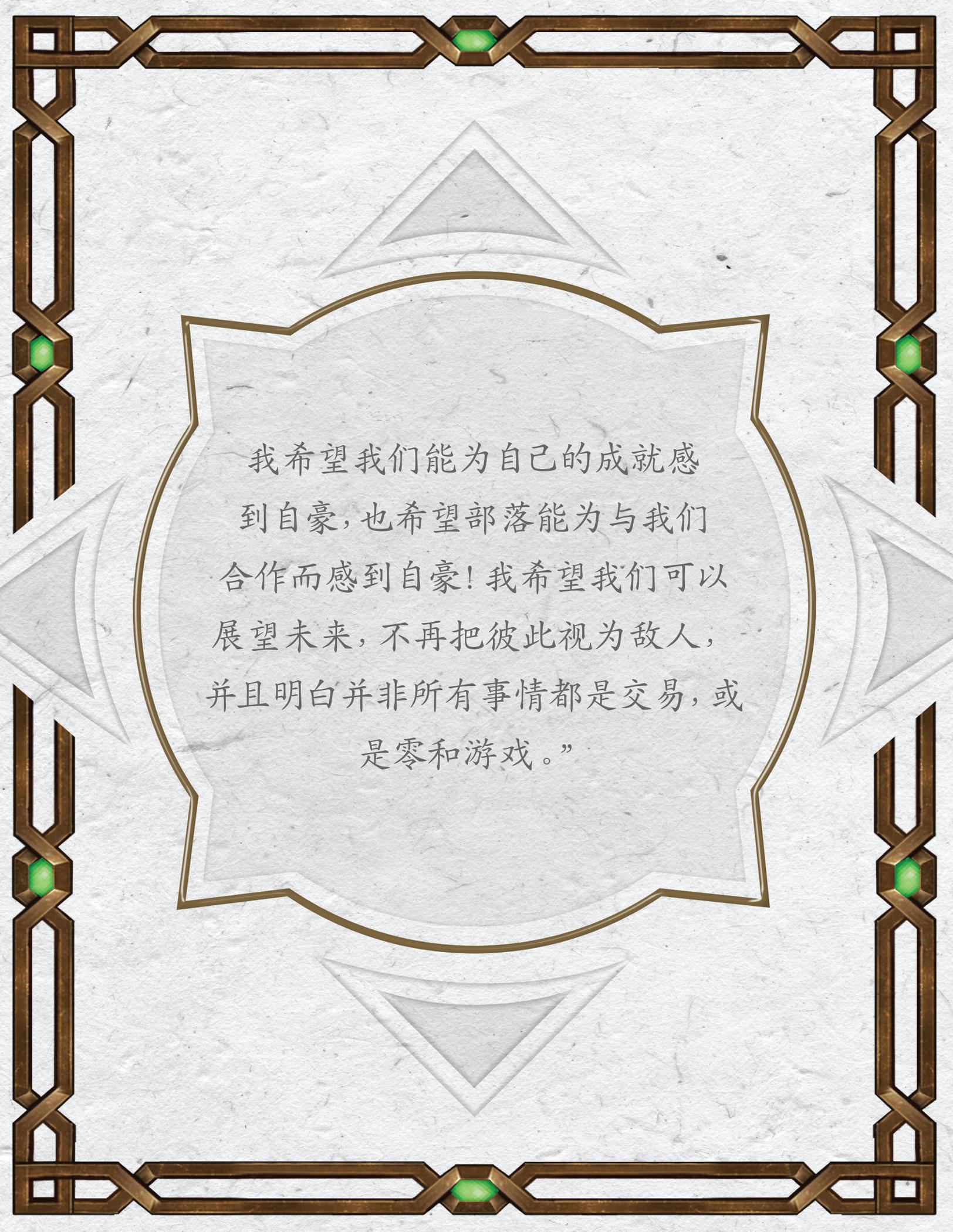
加兹鲁维露出了亲切的笑容。“因为只有老板愿意提供帮助、愿意学习和妥协，才能改变工作氛围，赢得员工的尊重。日积月累就能移山填海。”

诺格弗格眯起眼睛看着加兹鲁维。“我只是……还是搞不懂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不是什么药，伙计。如果我们再不互帮互助，就会继续这样互相残杀，直到一切都归于尘土。”

诺格弗格这次没有反驳，他的神情一如既往地讳莫如深。然后他举起了酒杯。“敬新的地精之道。”

“敬新的地精之道。”



我希望我们能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也希望部落能为与我们合作而感到自豪！我希望我们可以展望未来，不再把彼此视为敌人，并且明白并非所有事情都是交易，或是零和游戏。”

关于作者

ANDREW ROBINSON是一位动画编剧和创作者,拥有丰富的作品,曾为漫威、华纳兄弟、孩之宝、卡通频道、索尼等公司效力,参与创作《变形金刚》、《蜘蛛侠》、《复仇者联盟》、《少年正义联盟》、《G.I.JOE特种部队》等IP。自2014年加入暴雪娱乐以来,他已为暴雪旗下各款游戏创作了动画短片、歌曲、世界架构设定、漫画和短篇故事,并始终渴望为暴雪粉丝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